



潘國森

### 查叔叔說侄子的故事

嘉興之行主要是拜訪「小查詩人」(筆者專用稱呼金庸的叫法,歡迎海內外金庸迷共用)的族叔「穆旦齋主」查玉強先生,談談他主編《查氏家族文獻叢刊》的出版事宜。中國內地今時的風俗,對文人都一律敬稱「老師」,「齋主」對潘某人也是這般的客氣。但是潘某人「老師」是不敢當的,思前想後,還是喊他老人家一聲叔叔最划算;齋主叔叔系出查慎行二弟查嗣璉的一支,金庸則是「二查」(查慎行、查嗣璉)的族子查昇一系。算起來「穆旦齋主」長了「小查詩人」一輩,我這喊他叔叔,正好坐實我與「小查詩人」輩論交,他的叔叔也算是我的叔叔了。

齋主是位收藏家,創辦了嘉興五四文化博物館。此館佔地近萬平方公里,展廳5,000平方公里,內有五四新文化史料陳列館、嘉興百年風雲人物展示館、書畫藝術巡迴展覽館和電影城等幾大板塊。查叔叔親自帶我到展廳匆匆走了一圈,這「百年風雲人物」共介紹了40位名人,叔叔一邊介紹,一邊問我知不知道這些名人,我不是搞近代史,甚至不是搞國史的,聽過其人其名的還不到一半。

未參觀前已知有這博物館,不大事宣傳好像有點浪費。心想可以借助資訊科技,

將珍貴資料向全世界展示。豈料一開口,齋主叔叔就一口拒絕了!他言道:「愛來的便來。」原來此間的珍貴展品吸引過不少參與創建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的後人來過,平日也沒有丟空,附近的學校就經常帶學生來參觀。

後來閒聊時,齋主叔叔介紹查慎行在查家中流傳有「復夫子」的外號,這是他們查家人多具有的性格。這個「復」(粵語讀如「碧bik 7」,普通話讀bi)字,一見就叫人想起「剛復自用」,那是常用的罵人成語。不過單一個「復」,只是固執不聽人家意見而已。查慎行如是,查玉強亦是,查良鏗亦如是。類似的家乘掌故,只有他們查家自家人才知道呢!

金庸未南遷香港前在內地生活的故事,屬於文學的外部研究,是「金庸學」入其中一個熱門話題。重視對外部研究的論者認為作者的人生經歷對他們作品影響深遠,不深入了解作者的過去,就無法理解他為什麼會這樣寫。潘某人沒有條件參與金庸學的外部研究,所以從一開始就專注在內部研究(即是只研究作品的本身,不拿作品與作者生合參)。

許多在香港為金庸立傳的作者都沒機會到內地做「實地調查」(Field Study,俗譯「田野調查」,未嘗),齋主叔叔已整理好許多關於金庸少年時代行事的真相,在金庸誕生百年刊行面世。看過這部專著的目錄,相信公開發表後必定能夠填補金庸學研究上面的許多空白。



◆《查良鏗先生文選》查重傳、查玉強編。作者供圖



余似心

### 追趕人工智能

世界首富馬斯克(Elon Reeve Musk)最近接受一名節目主持人訪問,被問及現代人工智能(AI)忽然這麼紅火,當你的子女要出來社會工作時,你會給他們什麼忠告?52歲有9名子女的馬斯克想了26秒才施施然回答:「是,我想不到……唔,再問他們的興趣是什麼,就向那方面發展……」

的確,只短短幾年間人工智能高速發展,層面之廣和速度之快,人人也趕不及!問一位家長如何去忠告要出來就業的子女,實在有點牽強,相信絕大部分家長都無從提供忠告,就由從校園出來的孩子自行決定吧,對科技的認知,父母又怎會好過年輕的子女,他們的生活日常接觸新科技的,肯定較父母為多。馬斯克的回答很聰明,以興趣為先,我們追趕不上科技的發展,但無論任何環境,是否有興趣一個行業至為重要,是個不變的定律。

自從電腦科技等面世,世界走得實在太快,連學校所教的學科內容都遠

遠落後了,諸如手機的應用功能和程式,都是我們每天接觸的,學校就沒有教了,還是停留在三角幾何上,如何面對日常生活的問題,就自學吧。難怪國際上多位在資訊科技上有顯赫成就的,如微軟公司創辦人蓋茨(Bill Gates),在大學第三年便離開了哈佛大學;而臉書的創辦人朱克伯格(Mark Elliot Zuckerberg),同樣考進了哈佛大學,但待不到一個學期便離開了。

世界在變,今天我們努力學習的,明天可能成了落後的知識,甚至會被淘汰掉,我們是要努力去堅持所學,還是追趕新學問與世界同步?我是選擇後者的人。即如每次以電腦打中文如現在寫稿,我就會慨嘆從小努力學習筆順、中文書法、字型等,現在都成了白費,連學輸入法都已落伍了,口講就成文,更不用理會造型好醜。我在畫室滿手油彩顏料地畫畫時,有年輕人使用電腦繪畫,用電子筆乾淨俐落地點來點去就有無窮的色彩,我就覺得自己又被科技嘲笑了。



狸美美

### 香港小孩不哭鬧(上)

出遊高峰將至,有內地大網媒做了高鐵「熊孩子吵鬧引發矛盾」的長篇專題,洋洋灑灑幾萬字,從幾近崩潰的乘客到一臉無辜的家長再到裏外不是人的乘務員,人人都大吐苦水,彷彿這就是一個無解的世紀難題。只是,在參觀這苦海的過程中,小理心中反覆在想一個問題:為什麼香港的小孩,幾乎從不在公共場所哭鬧?

真的,細細一想,小狸來港20年,在公共場所見到哭鬧不止的本地小朋友沒超過3個,且都是襁褓中的嬰幼兒,兩次是在公車上,一次是在商場餐廳外的角落裏。其餘時刻,所有小孩都形態各異,但乖巧一致。但凡身處公共場所,個個都是安靜美好的小天使,從沒見過哭鬧、喊叫、追跑打鬧。

更有趣的是,小狸帶著這個觀察順手搜了x小書,發現真有內地遊客在討論類似的問題,只不過,她的觀點卻是因此吐槽「香港對孩子不友好」,理由是她「出去吃飯,餐廳明明滿了,但是卻非常安靜!」以致她的3個孩子「成了『顯眼包』」繼而控訴香港對小孩太嚴格——每當孩子因為「忍不住天性」、「狗都嫌的年紀」、「3個孩子在一起當然不可能站着不動」等原因而影響到別人時,都會被旁邊的港人當場制止或嫌棄。

這位寶媽的帖子,看得小狸忍俊不禁。不僅是因為香港用餐環境安靜反而成了罪過,更因為她義正詞嚴的控訴卻無意中解答了香港沒有熊孩子的

兩個關鍵因素:第一沒有熊家長,第二沒有熊環境。每一個熊孩子的背後必定至少有一個熊家長。帖文中的媽媽看似在講理,但種種不自覺流露出的藉口,暴露了她其實和高鐵上對熊孩子視而不見的粗獷漢子並沒有本質區別——都是「他還是個孩子」式的縱容,以及以自我為中心式的從不反思。「根本不管」和「管不住」是一樣的,因為想管一定管得住,不用煩,香港就是鐵證。

那奧妙究竟在哪呢?關鍵在於這個「管」是從何時、何地開始的?小狸剛剛在超市親眼目睹,一個本地小女孩輕要發脾氣哭鬧,年輕的父親馬上輕輕把手指放在唇上比了個「噤」,同時小聲但堅定地說了句「Stop!」小女孩一下子消聲,且並沒有委屈壓抑,而是機靈地環顧了四周,調皮地吐吐舌頭——她明白她犯規了。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這個輕巧的化解背後,正是「香港小孩不哭鬧」的奧義。而其中重要的一環,必定是深厚且長久的家庭教育——只有在家一遍遍講透道理,一次次定好規則,最終被孩子真心理解認可,才能在外隨時收獲從容、默契和體面。反觀內地很多兩手一攤表示「我管了但他不聽啊」的家長,如果在家裏從不干涉,只在到了外面被人投訴了才象徵性地訓斥兩句,那孩子又怎麼會聽呢?孩子是要在家里裏提前教的,而不是在現場臨時教。

至於熊環境和奧義中的其他環節,留待下回分解。



童心

### 目送

那是6月份的一天,我到訪秀茂坪的一間小學,參加他們的校慶日活動。那小學的校慶日很有特色,並沒有刻板地將慶祝活動放在一天的時間裏,也沒有邀請各界名人去講話和捧場。他們將校慶日所在的那一周,都作為孩子們可以表達對學校情感的日子。一進校園,我就看到了熱鬧的集市般的布置:操場東邊的空地上,專門留出了塗鴉的位置,不同年級的小朋友,一邊在地面上作畫,一邊互相交流,友愛的氛圍其樂融融;操場西邊的空地,則被布置成禮物交換的空間,學生們在老師的指導下,像是打開一個個有趣的「盲盒」,欣賞舊生們為校慶送來的各種小禮物。負責接待我的老師笑得欣慰又燦然,她告訴我:「今年的校慶日,主題是發展與關愛。題日本身很平實,但我們想方設法要讓孩子們真正地感受到校慶日是與他們有着極大的關聯的,他們要在學校的發展中,感受到愛,也要在自身的發展中,懂得以校為榮,培養他們的集體榮譽感。」

我心下感動。不僅僅因為操場上孩子們不時傳來的陣陣歡快的笑聲,也不僅僅因為被這爛漫的童真包圍、被學校這番良苦的用心和深厚的策劃功力所震撼,而是我慨嘆於這間

學校辦學氛圍的親和與學校負責人的有心。我之所以會接到邀請來參觀校慶日,並不是因為我是社會名流,僅僅是我曾在一個講座的場合,聽眾中間有這個學校的教師,我便無心地送了這間學校一套自己的散文集。而這間學校的負責人看過散文集後,覺得很適合中文科的教師閱讀,然後把一些寫作的技巧再「講給學生聽」。

學校邀我和一些喜歡寫作的同學午餐。剛剛坐下,校長就急匆匆地趕來。孩子們雀躍起來,開心地問校長會不會一起用餐。那種發自內心的童趣,不是因為有我這個客人在而生硬地被教出來的。校長和我說,孩子們開心,就是她最大的幸福。校長還邀請我以後有機會到學校為孩子們做中文講座。

臨別,校長和孩子們送我到學校正門,目送了我很遠。幾個月過去,我仍然能感受到這間學校的溫度。於是,便打電話過去,想再找機會拜訪。孰料,上次接待我的老師告訴我,之前的校長因為罹患癌症,已經離開,「其實,上次你來的時候,她已經知道自己的狀況,但還是兢兢業業地站好最後一班崗……」我的眼前,閃現着一張張孩子的笑臉,以及他們對學校的依戀,對校長的依戀,不知不覺,視線模糊了起來……



潘金英

### 以文會友 互動寫作

潘明珠和我,常到港、九、新界不同的中、小學,擔任導師推行各種文藝工作坊,近年成功策劃了各項推廣中文及賞析文學的讀寫計劃,如「詩歌舞動小戲台劇作坊」、「兒童文學走走看看」寫作坊、「趣味漫畫寫故事」等。

年前再與文友合作,由總監潘明珠策劃統籌了「樂寫中華文化生活寫作坊」,轉眼已集成了12間參加此計劃之學校學員作品,編印成《樂寫中華文化生活文集》,並已在新學年9月初,全送往各參與計劃之學校呢!

如今疫情雖大致受控,但不少學校仍難以在課外活動上復常;我們這一屆的寫作坊,前期仍受疫情阻礙,參加計劃之學校中,小半雖可面授,面對面和小學生們講創作,可是仍有過半要持續用網課形式講授,這樣會偶受網絡影響而阻礙了同學們到場回應或小組討論,互動交流,使醞釀在心內之意念未可順暢發揮創作出來,不可不說稍感遺憾呢!

感謝語常會支持及語文基金撥款資助我們今屆的「樂寫中華文化生活寫作坊」,在我與潘明珠總監任教指導創作的學校裏,我備透過面授及Zoom平台,於上課期間,各因材施教用創意教法,使小學生透過多元化活動,增廣作文題材、寫作靈感、多元技巧;因此在我倆所教的不同學校中,同學們之作文取材各異,水平文化寫作技巧異中有同,而喜文藝之心日有所增,令我們選入刊登於文集內之文章及配圖,皆有精彩亮點哩!

本屆我和小學生們度過愉快而獲益的好時光,我仔細用心為各篇作品寫上評語,正好鼓勵同學保持寫作興趣,並精益求精多花心思去創作,不斷提升寫作能力,一展才華,並以文會友,結誼切磋,藉而互動增強寫作力,令語文學習得更佳;我心盼今屆成果付梓印成書冊寄贈後,各校師生可多分享,同學間互動閱讀,交流切磋,相信彼此更會日有進益啊!此即美事,令人感動、欣慰!

迎向新學年,祝願我們這班小作家,常樂觀正視生活中人情物事,勇於戰勝困阻、變故,不論要被迫宅家,抑或長途跋涉去上學,都可保持自強不息的正向學習心,愛寫作,親「閱讀」,並在多讀多寫的學習旅程中,發揮想像,穿梭時空,親近偉人智者,努力尋找出更好、更有實力的自己!

祝願青少年在讀寫交流中,燃亮學習熱誠,將來發光發熱,貢獻社群,造福世界!



◆總監潘明珠和參加寫作坊之聖公會牧愛小學。作者供圖



畢愛學

### 秋月如水

中秋月,團圓月,月月圓人難圓。每逢佳節,溶溶月色下,航籌交錯時,眼前總會浮現一些闊別已久的師友、知己,憶起似水流年裏的難忘瞬間,體會漫漫旅程中的縷縷溫馨。那年秋天,寒意降臨得比往年要早許多。漸近月半,偏偏又不逢周末。遠離親人思鄉情切,獨居單身宿舍的我,眼見回家團圓的美夢成空,又聽到工友們嘖嘖喳喳地早早張羅中秋團圓飯,愈發感覺孤寂冷清。中午時分,突然接到從市裏打來的電話,是鄒老師,他祖籍貴州,安家章丘明水,平時跑通動,單位宿舍就在濟南站附近。他知道我是單身,這個中秋回不了家,故邀我一起過節。

從西郊進城,大約1小時車程。下班後,我匆匆換了衣服,興沖沖地趕往市裏。一下班車,老遠就看到鄒老師拎着背着大包小包,吃的喝的準備齊全,正在焦急地等我。我連忙迎上去,接過他手裏的行包,心裏不禁犯嘀咕:過節還要出遠門?一問才知道,他是帶我回章丘家裏過節哩。在膠濟鐵路路上,章丘離濟南大約50公里。那時小站停靠的火車少,來來去去真不如坐汽車方便。鄒老師領着我緊趕慢跑,終於擠上了從東郊出發的末班汽車。他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心裏一塊石頭落了地,臉上洋溢着勝利的微笑。「滴滴——滴滴——」,司機師傅急促地按着喇叭,汽車「哼唧哼唧」地喘着粗氣,扭動身軀,晃晃悠悠地,一路東行。車裏站滿了人,擁擠不堪,人們幾乎前胸緊貼着後背,即便不抓扶手,也很難被晃倒。雖然大家彼此並不熟識,但聽到鄉音親切,知道離得不遠,都是同鄉。你一言我一語,七嘴八舌地交流着,大意是慶幸趕上了

汽車,雖然晚點也無妨,一會兒就可以和家人團聚,過節了。

秋天的夜幕降臨很快,東方村莊的上方,一輪古銅色的圓月悄悄地爬升起來。紛紛揚揚的浮塵漸漸沉落下來,與大地呼出的水汽慢慢混和,懸停在低空中,一層層,一縷縷,緩緩橫向流溢。不經意間,倏忽鑽進車窗來,襲到臉上,彷彿雨霧一般,頓覺一股清涼,激靈靈打個冷戰。鄒老師衝我笑笑,示意我扶好、站穩,很快就到家。我呢,興奮地望向窗外,想着即將團圓的這個「家」的模樣。穿過火車站前的一條小巷,沿路西行,沒多久,便來到位居鐵道沿線的職工宿舍,善良的嫂子早已等在院子門口。她望見來人,一溜小跑前來迎接。不遠處,怯生生的侄子快步跟隨過來,與我客氣地打招呼、接行李。一開門,謔!滿桌子的酒菜立刻搶入眼簾。門廳正中的方桌上,擠滿了大大小小的盤子、碟子,裏面高聲着堆滿了海鮮、水果、月餅等美食,地上座位邊,放着紅酒、飲料,還有啤酒,瓶裝的、易開罐都有。伴隨着爽朗的笑聲,嫂子又端來一鍋熱氣騰騰的螃蟹,誘人的香味頓時沁入肺腑……一家人圍着團圓坐定,不停地勸我吃菜、舉杯。室內的溫馨迅速驅趕了冰涼的秋意。室外一片光亮,月色皎潔,傾瀉如水。

歡樂的時光總是過得很快。大家聊着家常,互相祝福。嫂子添滿熱茶,侄兒斟滿冰啤,「啦啦刺刺」,又連開幾個易開罐……一家人熱情地勸我「加深一瓶」。抬頭看錶,離火車到站的時刻已經不遠,我們趕緊匆匆連飲幾杯,起身去趕趕回程的火車。嫂子趕緊慢趕追上來,塞給我滿滿一大包水果,囑咐路上吃着玩,還反覆提醒:若趕不上火車就回來!繼續過節。

圓月懸掛半空,碧空一片寧靜,原野安然憩息,返程的綠皮列車不緊不慢地行駛。車廂裏散坐着稀稀落落的旅客,趴在餐桌上的,靠在座椅背上的,歪在同伴身上的,大多已經入眠,我倆卻毫無睡意,依舊沉浸在方才闔家團圓的興奮中。鐵道邊燈火閃爍,溫暖的小家愈來愈遠,終於消失在遠方。列車在夜色中奔走,秋月如水,緩緩地,緩緩地傾瀉在一望無際的大地上。皎潔的月光下,略有酒意的鄒老師面色顯得更加紅潤,他不緊不慢地訴說着眾少離多的人生經歷。聊到關鍵處,還不時微微俯過身來,悄聲指點我如何處理關係,提醒我要始終保持學習狀態,安慰我安心工作,專注成長,思鄉的感覺很快會熬過去。光陰如梭,轉瞬即逝,當闖出一條路、取得成績時,會感謝自己當初的辛勤付出哩。

在隨後的日子裏,緊張忙碌的工作讓我們很少相逢,但我不時會接到他的電話、短信,祝福、關愛、叮嚀,一切盡在不言中。每當感到勞累倦倦,要偷懶時,一想到他的教導,頓時警醒、自責,充滿幹勁。後來,中秋成為法定假日,我在濟南過了家,過節大多是和家人一起團聚。鄒老師退休後,跟隨孩子到了南京,平時更難相見。多年過去,雖然再未一起過節,那年的中秋團圓的情境卻愈來愈清晰。在歲月的長河裏,不經意間,早已化成一種感覺,銘刻在心頭,融化在血液裏。

寒來暑入,風風雨雨,每逢佳節,我總是回想起那時的音容笑貌,那時的溫馨幸福。日子匆匆逝去,很多人、很多事早已成為過眼雲煙,唯有秋月如水,時常滋潤心田,讓我感覺這世間美好如初。鄒老師叫永平,我祝他闔家幸福,永遠平安!



劉征

### 華中師大

華中師範大學有一條很美的路(見圖),是從北門進去,途經利群書社,新聞傳播學院,再到科學會堂,一直到沁園春食堂。

據我看,這一路竟有2公里那麼遠。先是穿行在十分高大的法國梧桐樹木之間,過了科學會堂,就進入到另一段人跡罕至的山路上來。依然是鬱鬱蔥蔥的,卻不再見栽培和園林般人為的痕跡,而是山嶺自然生長出來的密林被一條馬路劈開,但並不甘心退下去,野性難馴地通過遮蔽天空,通過被風吹動的沙沙聲,遠遠地將人淹沒了。這裏是一個再純粹不過的自然世界,像海德格爾的《林中路》那樣,在一個自然當中行走着有人的痕跡,可人絕不喧賓奪主地妄圖成為自然的主人。

所以這一路可作不同的兩種解釋。從食堂出發,你就像是逐漸從自然走向文明,直到看到利群書社的落地玻璃內透出的白光,你便安心了。倘若不,你要從利群書社向食堂走,那便是從文明走向自然的路。這一路絕對隱藏着這個美妙的隱喻,令文明得到了兩種開端,一種是前進性的,一種是回溯性的。他們都在這條路上被涵蓋着。

而整個華中師範大學都在一種時間性當中。它的每個學院都是年代不同的樓,有很高很新,從校外老遠就能看到的文科大樓,也有納米實驗室所在的老樓,水泥原色,有着科學的不事張揚。音樂學院卻是高調華麗的。它首先是一個建築群,紅磚砌成的大樓中間有一個天井,甚至更好,它的邊上還有一個同樣紅磚砌成的音樂廳,「音樂廳」3個字在建築的右上角,被比這建築還高的樹木鑲上了一圈綠翠翠的邊。

整個華師都在這綠翠翠的樹木當中藏着。對,就是一個「藏」字,是這所大學除了自然與歷史相交融之外的另一個特徵。無論你走到哪裏,所有的一切都被起伏的桂子山頭擋住了,就像是我們中國人常常崇尚的那種含蓄的審美,無論是舊的園林也好,或者即便是今天的高樓大廈,門廊到大廳中間必得有個屏障,不至於讓一切都一覽無餘。個中情趣當然是只有身處其中才能感知得到。

我在各種旅行中獲得了一個經驗,有時那些看起來美輪美奐美拍出了十二分風景的遊覽勝地倒未必見得好,遊人和刻意為了遊人所製造的景觀把此地折磨得七零八落,不成體統。因為設計者也許只想到了如何讓你可以拍出好看的

照片,而不顧及停留本身,停留是與歸屬感相關的概念,有歸屬感才有心靈的寧靜。寧靜與什麼相關呢?或許與一種渾然天成的自在相關。華師有這種自在。這自在被建築身上的時間所佐證。然後,這一切又都統統回歸到大自然當中。當你走入這所校園的那一刻,寧靜就來了。你會想要慢下來,和時間匹配着走,而不是走在時間的前面去。因為怎麼說呢?一種生命與自然之間的和諧是無需競爭的。

至於這個「藏」字,似乎也是武漢這座城市的風格,就在華師4公里之外的光谷,有一個貼地起伏的環形燈帶「星河」,它的玄機不僅僅是到了夜晚所呈現出來的耀眼光芒,還在於它的下面藏着一座地下城,一切吃喝玩樂應有盡有。這是武漢作為一個工業城市的男性特徵的含蓄嗎?還是武昌這座科技教育之城所預示出來的有關知識的一種隱喻,因為知識恰好也不是那樣一目了然。

這所有一切都在華師的性格裏,使它生動起來了。

